慎賞賜上

○詩小雅彤弓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

臣若水通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嘉賓指有功諸侯而言也貺與也大飲賓曰饗夫諸侯有四夷之功而獻之王則王賜之弓矢以覺報宴此有國者之常典也詩言王者有弓其色彤然其體弨然受之弓人而藏之王府以待乎有功其藏之也重矣迨夫我有嘉賓敵

王所愾而功在四裔者則中心實欲以此弓而與之夫與之出於中心其與之也誠矣然與不徒與也必鍾鼓既設一朝舉以與之而遲留顧惜之心不少懷焉又何與之之決哉是則始而藏弓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吝蓋藏之重則必能不與其所不當與與之決則必能與其所當與藏之重而與之決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伏惟

聖明留意於斯則賚與之際必致其謹不至於過而財用節矣

○小雅采菽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来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臣若水通曰此詩采菽之首章天子宴諸侯来朝而言其賞賜之意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夫濫賞則妄費妄費則傷財而耗國矣故天子因諸侯来朝而言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来朝則必有以賜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駕馬之乘馬以爲乘御之寵玄衮無之黼裳以爲佩服之榮則

所以賜之者乃國家之常典亦賜所當賜而
慎且重矣何嘗或濫及哉後之人主無公正
之心賞賜出於私喜者多矣故武庫之兵或
賜於弄臣貂璫之寵或加於近侍或一媚而
蒙千金之賞或微勞而冒爵邑之封不知賞
賜之物雖出於朝廷而貢賦之輸實剝乎百
姓也人君當存心於喜怒之正則賞不濫而
財自舒矣

○春秋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賜公命

臣若水通曰書天子使召伯来賜公命者何
也譏失賞也魯成公未有大功顯德而周簡

王特遣召伯以賜之命非禮也書天子者居
天下之稱夫賞罰予奪自天子出者也故天
子於諸侯終喪入見則有賜歲時來朝則有
賜敵王所愾而獻功焉則有賜今魯成公免
喪嗣位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而不
来朝又未嘗敵王所愾而無功之可獻周胡
爲而賜命於魯乎魯胡爲而受之于周乎夫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賜予者天之命也不當
賜而賜之是謂僭賞僭賞是違天矣違天是
失其所以爲天子之道矣此春秋之所以譏
之也歟

○禮記王制曰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臣若水通曰此言古之天子巡狩所至見有功勞及於民有德澤布於下者則從而加其封域之制進其爵命之等所以報其功崇其德也夫賞罰之義人君非故厚薄天下也所以礪世磨鈍也蓋不賞不勸不罰不恥人無所用勸恥焉天下所由以不振也故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也夫賞賜必以其功德則賞賜之行非褒其人也褒其功德也故賞以其功德罰以其罪惡已不得而私焉後世此義不明人君不以功德

而取人惟以私喜而授賞則夫蒙其賞者亦
輕之矣嗚呼古之賞賜也重後之賞賜也輕
故賞愈重人視之愈輕而國家之財愈困則
亦何益之有哉此
今日不可以不慎者也
○月令曰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
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臣若水通曰此孟春之令也天子於立春之
日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春東郊而還乃
賞公卿大夫於朝又恐其恩未溥故命相行
慶以賞有功之人又施惠布澤下及兆民慶

惠之典遂行矣毋有不當所以謹之者至矣

○周禮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夏官之屬掌司勳之職吳澄定以為天官是也下同曰賞地者即賞田在遠郊之內也王功如周公輔成王業其功最大故謂之勳也國功如伊尹保全國家其功次之故謂之功也民功者如后稷法施於民是也故謂之庸事功如大禹勤勞於事

是也故謂之勞治功曰力如皐陶強力以制
治也戰功曰多如韓信多筭以勝敵也凡若
此者悉書其名于王之太常太常旗也畫日
月於旗故曰太常以旌其功又祭于大烝以
報其功不但已也又以配享之功告于神藏
于紀功之副以待攷若此則賞必以功而無
功者不得以濫賞而國用節矣
○夏官又曰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
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臣若水通曰此夏官之屬司士所掌之職也
然曰詔王治者告王以當治之事也有德者

告王而爵之有功者告王而禄之有能者告王而任以事以至任職之久者則定其餼廩之多寡不必告于王也然此皆以常職而食於上者至於賜則出於人君之特恩勵世之權也何常數乎夫有常者一定之制而無常者一定之義義之與比何常之有由是觀之先王之賞賚豈作好作惡爲之哉

○左傳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辭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賔荅曰寡君願徼福

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臣若水通曰先君謂魯先君也大器謂珪璋也腆厚也徼要也魯公伯禽也下臣西乞術自稱不敢斥尊故言致諸執事節信也執珪璋為信故言以為瑞信致謂致玉也賄贈賄也西乞術之聘為伐晉也襄仲既不欲棄二國之好而辭玉矣曷為而復賄之乎善其不辱命也賄以不辱命則其所賜亦有節而非無

義之費矣

○宣公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臣若水通曰桓子荀林父也士伯郎士貞子也微無也喪伯氏言邲之敗晉侯欲殺林父因士伯之諫而止也羊舌職叔向父也庸庸祗祗謂用所可用敬所可敬也此書是康誥之

言而言文王之克明德者如上所云也詩大
雅文王之篇率循也夫先王之賞賜必有功
德者乃施之士伯得與荀林父同受晋侯之
賞何也蓋晋侯用荀林父而成獲狄之功荀
林父則由士伯而進用保全林父以成功者
也以是而施諸有功之臣而推及薦賢爲國
之人則用爲有義矣羊舌職之說是賞也不
亦宜乎

○襄公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
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
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

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
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
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臣若水通曰子展爲元帥鄭伯賜之享之皆
以賞其入陳之功也先路次路皆周王所賜
車也八邑三十二井也六邑二十四井也子
產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予之故受三邑宗
不當受也不失禮謂不失其班次之禮也夫
入陳之功首子展次子產其分固自有不同
者鄭伯請于周而賞之似也然子產位在四
則義宜賜二邑爾公賜之六焉過矣及子產

辭之義也而卒受其三者以君之命亦義也
故受之三則下不至失禮上不至違君子産
於義得矣鄭伯之賜子産能免過擧乎
○襄公二十七年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
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禄亂也臣弗敢聞且甯
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
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
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臣若水通曰公謂衛獻公免餘公孫氏衛大
夫六十指一乘之邑而言甯子名喜死謂死
於禍爲少師以免餘爲少師之官也不貳謂

事君無貳心也贊佐也命之勸獻公命大叔
儀爲卿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則知
賞曰天命非人君所得私也衛獻與免餘之
邑果天命之公乎蓋其賞免餘者賞其能殺
甯喜也殺甯喜者德其因之而返國也逐我
者出納我者死此子鮮之所以終身不仕也
免餘其可德之哉

○國語周語晉文公旣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
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
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
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

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
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
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
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
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

臣若水通曰王勞之以地謂楊樊溫原攢茅
之田隧王之葬禮闕地爲道故曰隧百姓百
官族姓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直也虞度也
其餘甸服之外地也寧安也宇居也賴利也
死之服謂六隧之民引王柩輅輕重布之貴
賤各有等也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夫文公

定襄王於郟其翊戴之功可謂大矣請隧宜無不從者然土可多與而名器不可以假人使襄王苟溺一時之私如其請焉則周之禍未可量也故孔子先正名之政重繁纓之惜豈徒然哉

○周語王孫說曰魯叔孫之来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謟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惟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鋭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来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

臣若水通曰說周大夫魯執政惟強故不歡

焉而後遣之者謂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僄
難矩其欲故不歡說而復遣之也夫賞賜者
天王之殊恩自上而下者非可得而請也可
請則惠褻矣叔孫僑如幣薄而言謟宣王孫
說豫有以待之歟故明主愛一顰一笑況錫
與之大者哉

○魯語臧文仲曰善有章雖賤賞也

臣若水通曰章著也謂善之章著者也夫天
命有德所以懋賞也天命者天之理也故君
天下賞一人而千萬人勸奉天之理而得乎
民之同然者也故賞惟其善不惟其人奚貴

賤之間是以刑賞不必偏於天下而天下服
者凡以得其心故也君天下者可不監文仲
之言乎
○魯語仲尼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
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臣若水通曰展重也王謂若夏后氏之璜也
無毋通服事也使毋忘所事也夫古之明王
重一顰一笑親親賢賢各有攸當故分同姓
以珍玉分異姓以遠物疏戚不踰其常親賢
不失其倫以示不苟也後之賢君如漢文帝
猶有鄧通銅山之賜況其下者乎操威福之

柄者盡恩所以慎其賜予哉

○周顯王十八年韓昭侯有獘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臣若水通曰詩云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此古昔帝王之所以待有功也必待有功則無功者不得以濫賞賞不濫則國用舒矣夫獘袴微物也昭侯以待有功則凡大於獘袴其肯輕以與人乎由是言之則昭侯之節用以足其國可知矣後之人君賞賜無度寧不亦

可愧哉

○漢章帝性寬仁篤於親親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又賞賜群臣過於制度倉帑爲虛何敞奏記宋由曰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

臣若水通曰予奪辭受義焉而已過焉濫也故上不濫與下無濫受上下相孚於義然後國家可保也上過予下過受上下相誘於利則財困民離將并其有而亡之矣安能保其國家乎章帝數加恩寵於二王而群臣賞賜

無度則傷財害民矣何敞獨能言於宋由其
亦忠臣愛國之心哉是故明君之賞賜不可
以不愼焉

○晉惠帝永康元年九月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
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
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

臣若水通曰聖帝明王謹賜賚之禮所以防
僭妄而生厲階也錫命賜予之大者也況九
錫之命權臣肆姦之漸爾曹瞞司馬懿挾天
子以令諸侯得非九錫爲之祟乎漢魏之祚
所由終晉亦可以監矣劉頌言之所以抑姦

臣無上之心何其切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二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三

慎賞賜下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十二月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勑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幣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十段賜之

臣若水通曰高昌之平諸將皆以功受賞者也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而太宗乃復以寶刀雜綵重賜之者何哉旌其廉慎也夫廉慎美德也凡賜予之道德爲上功次之

夫以廉愼而受上賞旌其德也然則太宗之
賜予豈妄施者哉

○唐高宗顯慶五年三月皇后宴親戚故舊鄰里
於朝堂婦人於內殿班賜有差

臣若水通曰賞賜所以酬功德以示勸也無
功而加賞不唯不足以勸而又至於濫民財
而耗國用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武后
之賜親戚故舊隣里及其婦人抑何名耶由
是觀之竊政之漸蠹國之奸識者蓋已知其
萌於此矣

○唐中宗景龍二年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館大學

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
善爲文者李嶠等爲之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
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
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
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
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好事以文
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臣若水通曰中宗之好遊幸一費也宴宗戚
二費也以賦詩之甲乙而爲金帛受賞之優
劣三費也大宴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四
費也夫財源之出者一而其用流之費者四

則國安得而不困民安得而不窮哉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中宗時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爲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戶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爲限駙馬皆除三品員外官而不任以職事公主邑入至少至不能具車服左右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邪且欲使之知儉嗇爾

臣若水通曰明皇裁損公主戶封一則曰女子何功而享多賜明祿賞所以報有功也一則曰欲使之知儉嗇明多財所以累儉德也

所謂愛之以德而兼有節用之道矣戶口之
蕃其有自哉
○天寶八載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
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
有限極
臣若水通曰財者天之物地之利民之膏也
故不能以不用亦不可以輕用也傳曰可以
與可以無與與傷惠有功者賞之可以與者
也無功者不得以倖賜可以無與者也故與
不與用不用之間有義存焉爾錫予之典在
人君信不可以不慎也濫予侈用則傷財以

害民之膏盡地之利暴天之物而亂亡至矣
明皇以國用豐衍取左藏之積賜百官賞賚
寵無有限極可謂輕視三才之用而不知慎
重者矣禍之所以不免而國之所以不競有
由然哉
○天寶十載帝命有司爲安禄山起第於親仁坊
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
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禄山生日
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禄
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禄山使宮
人以綵輿舁帝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

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若水通曰書云臣無有作福臣無有作威臣無有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言權不可下移也臣謂三者尤顓於玉食之僭名器輕濫而不已則威福之權下移又不已則篡弑之禍起矣此國家之所以凶亂乎明皇之於祿山侈其第宅盛其幄帟聚其寶器上擬王公殊無品制豈但玉食而已耶由是威福之柄人自趨而成之

不能已矣至於亂宮掖動鼙鼓禍四方逼京師乘輿播遷宗廟不守幾危社稷成曠古所無之大變而爲天下笑豈非明皇賜予之過有以召之乎嗚呼眞可以爲萬世之大戒矣

○肅宗至德元載九月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於是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

臣若水通曰玄宗寵厚貴戚賞賜無筭所以致乘輿之播遷也肅宗宜鑒前愆而良娣

賫較之賜幾復蹈其覆轍矣賴李泌賞功之
言一入深知為社稷之計遽撤其珠玉然則
克復舊物再造唐室其係此一念出入之幾
乎
○肅宗至德二載春正月上謂李泌曰今郭子儀
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
賞之柰何對曰為今之計莫若䟽爵土以賞功
臣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
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臣若水通曰書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先
王賞功之典也夫賞功以土惠而不為費公

而不私者也李泌言以官賞功非才則廢事
權重則難制誠確論也如裂土以封功臣則
上之所錫有定分而不踰制下之所得有實
利而非虛名夫下有實利而上有定分則又
何損於國用何傷於民財

○憲宗元和七年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
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
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
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内庫錢百五十
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復有
此將何以給之帝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

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
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乘機
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
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一百五十萬緡而已
乎帝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
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
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
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
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崛強者
果何益乎

臣若水通曰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言來而安之以徳也孟子曰分人以財者謂之惠故安之以德者上也分之以惠者次也德惠者所以結其心惠者所以報其功非相餂以利私之也蘇轍言倡莫善乎私私也者厚賞以悅人心之謂則是小人之術以利相籠絡者之為也豈古之帝王賞予大賚之公哉唐憲宗從李絳之言出百五十萬緡以賜田興六州來歸之軍士百姓給復一年可謂能用忠謀不惑於群議者矣已而歸順之功既賞而四方之不順者知勸固其勢也自時厥後迄元濟授首師道革面韓

弘效力承宗歸疆亦其處之者有道也雖要
之與安以德而心服者畢然賞惠之於人國
豈小也哉後之人君其尚知所慎焉
○元順帝至正元年帝如上都時帝數以歷代珍
寶分賜近侍御史崔敬上䟽曰臣聞世皇時大
臣有功所賜不過縏革重惜天物爲後慮至遠
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
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
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
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徧賜僕御閹寺
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

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
恩不可濫庚之公論

臣若水通曰記云陳其宗器說者以爲先祖
所藏之重器若赤刀之類是也夫赤刀之微
亦何益於理亂之數而謂之重器以陳之祖
廟何哉重先世之遺澤也書曰分寶玉于伯
叔之國時庸展親故寶器者上以陳于宗
廟下以伸其親親者也元順帝當水旱饑饉
災蝗之際不知脩德節用以荅天譴而以府
庫百年所積之寶物偏賜僕御閹寺之流亂
稚童孩之子是不唯暴殄天物輕遺宗器賞

以功賚不以親而于世守之義亦安在哉
嗚呼寶玉大弓之失春秋不能爲魯定公貸
其責而敝袴之賞以待有功史有取于韓昭
侯也人君苟能重其宗器而不輕用愼其賞
賜而不監與則萬一國有大事有備無患矣
○賈誼新書曰晉文公率師征賊定周國之亂復
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
陽郎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
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
臣若水通曰古者天子葬用隧諸侯用縣禮
也功懋懋賞是諸侯有功爵之以地未聞以天

子之葬賜諸侯也襄王能慎賞賜而不以禮
許人此見周之禮樂猶在天子也
○劉向說苑曰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
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
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
臣若水通曰記云薦賢受上賞古者諸侯貢
士有功天子嘉其進賢而懋賞之可見人主
之賞必皆當其功也後世之君予奪一出於
心之喜怒或有功而吝或無功而濫則何以
爲勸懲哉劉安世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
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惟

聖明念之

○班固白虎通曰禮記九錫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

臣若水通曰賞賜者天子之大權也濫則國用以侈功過以混國用侈則民食艱矣功過混則風俗弊矣故王者必有九德九功然後有九錫行焉此古之天下所以平也後世曹操司馬懿奸雄之資皆假九錫以為彽媢篡奪之計可以為萬世戒矣

○宋儒程頤曰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

苑太祖一日遊後苑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
之以故每於郊特各賜賞給至今因以爲例不
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年後可革
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
　臣若水通曰子産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
子曰惠而不知爲政又曰分人以財者謂之
惠夫帝王之爲治也有公平正大之體而已
爾未聞以私惠也私惠所及有限而大政所
濟無窮宋太祖初有天下許賞士卒人二百
緡是以私惠嫌人也必至於無錢以償所許
焉又必至於怨望而詩作焉又必至於郊時

而賞給焉又必至於後世爲例而不能去焉又必至於數十年之久而不革焉夫初有天下許賞郊時而例賞皆非有義之用也一啓其源而流遂至於如此然則欲爲天下惜財者其可輕於賚與也哉

○國朝洪武三年朱友文爲大寧衛知事初指揮張溫守蘭州元將王保保兵圍城溫督將士備守夜二鼓圍兵登城千戶郭祐被酒醉臥不之覺巡城官電擊鉦之圍既解溫執祐將斬之友文諍之曰當賊化城時將軍斬祐以令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既退乃追罪

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爲不可
温悟杖祐而釋之
太祖皇帝聞之謂輔臣曰友文以幕僚能守朝廷
法直言開諭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賚予以勸其
餘遂賜奇帛各五疋
臣等曰朱友文以正人受賞賞善也賞
之必而當善則不善者不得以濫賞而
國興矣此
太祖高所以高出於漢唐宋之上也伏惟
皇上以
聖示好惡以公則賞不濫而財用恒足矣

○韓太初妻劉氏事姑甯氏甚謹事聞
太祖皇帝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鈔二十錠官爲
送其姑喪歸葬旌表其門復其家徭役
臣若水通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武王之所
以興也夫孝善之首也
太祖聞劉氏事姑甚孝賜衣及鈔非所謂善人是
富乎此所以保有天下而垂裕於無疆也今
天下未必無善者也伏惟
聖明以
祖宗爲法而唯善是富焉則賞賜不濫而享安富
尊榮之福矣

○洪武十年二月學士宋濂辭歸瀕行
太祖賜紙弊文綺及
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太祖諭之曰朕最慎于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
故以是贈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太祖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叩
首謝
太祖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内河達家庶
幾無虞仍俾孫慎護行
臣若水通曰學士宋濂乃開國之文臣所謂

忠誠者也哉

大祖知之明而信之深矣賜以文綺之物旌其忠

也表其誠也是故足以爲天下之忠誠者勸

矣是之謂惠而不傷也其賚與之不苟也如

是哉

○洪武二十五年二月辛巳潁國公傅友德請懷

遠縣等官地九頃六十餘畝以爲田圃

上曰爾貴爲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

公儀休事耶友德慚而退

臣若水通曰荀子以賞不當功爲不祥也夫

賞必以功無功而賞則僥倖之門開而祈請

之風行在國則空其府庫之積在民則奪其
衣食之源而亂亡之禍起矣非所謂不祥乎
傳友德貴爲上公食祿數千石而希恩無厭
奪民利而不恤不祥之大者矣
皇祖戒諭以沮之而示以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
之事則沮一人而千百人息於財用可節矣
人君有志於天下之平治者可不慎乎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皇祖因嘆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
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諸將
臣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

臣若水通曰此

太祖大賚致仕武臣而諭之之言也夫爵賞所以
報功也然歷代人主常行於征戰之時以爲
激勵勸功之地而我

太祖乃大賚於致仕之日而諭告之至皆出於念
功念勞之誠無所爲而爲者諸將之感激而
墮淚也宜哉

聖子神孫所當萬世憲章而不失焉

○天順日録既上

太后徽號復加贈其親及蔭子弟數人有爲其次
兄求陞者

上謂李賢曰孫氏一門盛矣復希恩澤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子弟官請數次方允
且不樂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
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亦不能救矣今
若聞此必怒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
臣若水通曰書云車服以庸賞文治也詩曰
彤弓弨兮賞武功也以戚里而侈爵賞於文
武之功乎何有於予奪之義乎何居善哉
太后之不樂可謂愛人以德親親之至者矣
英宗之不與可謂能養親志者矣慈孝豈不兩盡

也哉此我

朝廷法所以高出於漢唐之上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三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四

蠲租

○禮記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臣若水通曰藉者借其力以助耕公田也不稅者不取私稅也藉而不稅取以義也廛市地也廛而不稅者賦其市宅而不征其貨也譏察也譏而不征者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稅往來之貨也時入者取之以時也所謂草木零落而後入山林獺祭魚而後漁人入澤

梁也不禁不禁民之取與民共利也圭田者
禄外之田也無征謂不稅之也所以厚賢也
夫藉也廛也以時入也所以取之者也不稅
也不征也不禁也所以蠲之者也其取之也
以義其蠲之也以仁
○國語周語芮良夫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
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
懼怨之來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
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
難乎
臣若水通曰良夫周大夫芮伯也導開也布

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小物極中也頌周頌經緯天地曰文言后稷播百穀以利民莫非中道陳亦布也錫賜也載成也大雅文王之二章言文王能布利賜民以成周道也夫利者天之所生百物之所為與天下共之布之可也專之則私其有也榮公好利而不知大難以利導君甚能免於難乎芮良夫謂王人布利於上下而引后稷周文以見布利於民者以懼難也夫專利者人之所怨也天下之怨歸之大難將至矣為人君者甚輕賦薄歛蠲租以與民可也其可專利而歛怨以自及於

難哉

○漢文帝二年九月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令玆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臣若水通曰蠲租所以勸農事也勸農所以重國本也文帝恭儉仁厚出於天性勸農蠲租之詔實惠及於民矣當時之富庶豈無自哉

○漢武帝元鼎四年六月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

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臣若水通曰兒寬爲政收租稅時與民相假貸而租多不入國計若虧矣及有軍發以負租課殿當免而牛車擔負輸租繦屬不絕何其有餘也所謂藏富於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比其驗歟唐陽城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蓋有此風焉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九月壬申上幸汝南南頓
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
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
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
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寔惜之何言
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臣若水通曰傳云君子大居正夫田賦自有
中正之法國用給焉多則桀寡則貊非中正
可久之道也南頓以帝鄉蠲租一歲恩亦過
矣而吏民復有十歲之望何其不以天下之
大公自待哉光武復增一歲則於篤舊恩之

裁制之義庶幾兩得之矣

○漢殤帝延平元年秋七月敕司隷校尉部刺史曰閒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虚飾之譽遂覆蔽災害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藁

臣若水通曰諱災飾穰郡國之不仁也宜置之罪而免其官則天下群吏知崇飾者未必得福欺諱者未免得禍各有所警下情達而民受其惠矣而又令督吏覈實所傷爲除田租芻藁可謂軫念民困者矣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十二月有司上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廓廡乃下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

臣若水通曰傳云王人者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利而專之雖十室之長不可以爲治況天下乎故古者藏富於民視其在民猶其在官也隋文帝謂寧積於民無藏府庫則皆是矣然而至積無所容者非刻剝聚斂何以致之哉及其於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則亦有意於民矣然必無所容積然後行之且有限地有限年有限分則所惠亦有限矣

得爲積富於民之道耶
○唐高祖武德六年八月甲子詔關內及蒲芮虞
泰陝鼎六州免二年租調自餘給復一年
臣若水通曰蠲租仁政也每聞於創業之始
而不多見於守成之時何耶豈創業之始用
省於守成而守成之後用度費於創業之時
耶節與不節豐儉之道殊而敬肆之心異爾
夫侈用生於欲欲生於逸逸生於無憂無憂
則情勝欲動惟日不足矣尚何望蠲租之惠
及於民耶
○唐太宗貞觀元年六月山東大旱詔所在賑恤

無出今年租賦

臣若水通曰國家之所係租賦爲輕民爲重有民則有賦矣有賦則有國矣唐太宗以山東大旱下賑恤之詔而免其今年租賦所以愛民者至矣貞觀之治其有以也夫後世人君聞民之愁嘆而不加恤者於唐太宗得無愧乎

○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十一月辛卯上行謁橋定獻昭乾五陵戊申還宮赦天下百姓今年地稅悉蠲其半

○開元二十七年群臣請加尊號曰聖文二月巳

已許之國赦天下免百姓今年田租
○天寶六載春正月丁亥上享太廟戊子合祭天
地於南郊赦天下制免百姓今載田租
○天寶十四載八月辛卯免今載百姓租庸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財不在國則在民與其
藏富於國寧若藏富於民玄宗當開元天寶之
間海內豐稔府庫充贏屢赦田租久此皆以
爲有與天下同樂之意矣使其躬行節儉始
終不渝國之安富可保於無虞也惜其驕於
佚樂煩費倍興向之蠲之於屢年者一時取
之殆盡昔之恭儉恩惠豈非聲音笑貌爲之

也乎有仁天下之志者宜以實心行實惠焉

○肅宗至德二載十一月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
下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

臣若水通曰祿山之亂民窮財盡天下蕭然
不能聊生矣租庸之蠲實續民命夫肅宗以
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疆寇收復兩京百姓
喁喁以望更生之福既而重之以此惠一時
舞蹈之懽可知矣噫此肅宗所以成中興之
業也歟

○肅宗乾元元年二月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
改元免百姓今載租庸

臣若水通曰乾元之民卽天寶之末之民也
昔也國稅困於征求今也私租獲其蠲免昔
之怨咨今之欣悅特在一心轉移之間爾故
肅宗克復大業無他焉以其能慰來蘇之望
而收渙散之民心也記曰財散則民聚人君
可不審察其幾哉

○穆宗長慶二年夏四月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
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
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
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三十
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臣若水通曰自古興利之臣急於征歛莫不以其忠於君而不知其不忠之大者也莫不以其益於國而不知其病國之大者也蓋征歛則民怨民怨則國本危矣於國果爲益於君果爲忠乎張平叔奏徵逺年逋負使非李渤諫而止之則民怨於下其國家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九月吳越王弘佐即王位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寛吾民乃命復其境内稅三年

臣若水通曰弘佐一方之雄爾量軍食既足尚知復租稅以寬民況萬乘之尊而富有四海者乎

○周太祖廣順三年春正月乙丑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爲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

臣若水通曰周太祖利在於民猶在國斯言

也其得先王之遺意乎尹起莘曰人主苟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矧如五代亂離之極尤賴撫養之仁周太祖之敕有四善焉罷營田之務使不爲民擾一也以其田廬牛器永業見佃二也除租牛之課以寬民三也地利數倍四也此亦可謂有恤民之心而能達之政事者矣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其周太祖之謂乎

○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七月寬諸郡雜稅帝曰人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稍與優免俟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

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
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州積負常平錢
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臣若水通曰高宗謂人知取之爲取而不知
予之爲取何其得失之明也寬諸郡雜稅誠
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然此特雜
稅爾又安知其所謂正稅者果能推此意而
達之乎否也然則所取而不知予之者尚恐
無算爾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夫必有不忍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自非有聖學愼德
君子又烏足以語此哉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吏請曰粃食鴈無爲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甚費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夫君者民之父母也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臣若水通曰令者飼鳧鴈也穆公言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深得君民一體之義矣今飼鴈者以粃而禁其用粟蓋粟可以養人而粃不可以養人也穆公蓋不使禽獸食人之食公私一視可謂仁矣吏之請其所見者不亦小乎雖然穆公苟能由是而充之仁

義不可勝用惜乎其未能也已

○柳宗元捕蛇者說曰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後之不幸未若復

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
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
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
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
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
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
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
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
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
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
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

嵗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
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于此比吾鄉鄰之死
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
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
嗚呼孰謂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
以俟夫觀風者得焉

臣若水通曰柳宗元之爲此說所以警夫毒
賦者也蓋征賦常事也而捕蛇者觸之即死
然而人有願爲此不爲彼者豈人之情也哉
然則賦斂之毒甚於毒蛇可知矣蓋蛇可以
技術而禦而征賦之慘不可得而控禦毒蛇

或可幸而免而征租則不可幸而免也嗚呼今之爲政者其毋使斯民畏之甚於永州之蛇也哉

○陸贄奏議唐興元元年大赦制曰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咨嗟怨望道路無聊迄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内屬此寇戎攻刦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凶醜犯闕遷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爲

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

臣若水通曰大兵之前必有横歛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夫横歛于人凶荒于天茍以常賦取民則民不堪命國必危矣德宗之時師旅之興日頻征歛之門日開幸而克復之餘能行寛恤之詔民復更生國脉不絶豈非散財得民之驗歟

○宋儒楊時與胡安國書畧曰閩中二三年來盜賊群起上四州軍被害爲甚戎傷之餘民力凋弊極矣蒙恩放免紹興二年秋夏二稅及役錢一料非朝廷勤恤民隱何以得此既而漕司檢

准紹興令諸赦降放及倚閣税租者各不得過三分行下州縣依舊催納七分急於星火民被其澤方歡欣鼓舞未逾月遂轉而為怨咨良可惜也

臣若水通曰當是之時權臣竊國盜賊蜂起生民之塗炭極矣秋夏二税役錢一料是猶為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税未及蠲而征之愈急是猶以薪而注之膏矣上有蠲免之名而下不被蠲免之實遂使人君之令不足以取信於天下無信不立是又甚於乏食以死矣嗚呼國之有民民之有信猶身之有

元氣也不以信治民是自賊其元氣也元氣
亡而存者寡矣宋業之衰職此其由可以爲
鑒哉

○楊時陳論政事其畧曰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
軍以放稅降官視詔令爲虗文爾安土之民不
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
爲盜哉

臣若水通曰蠲租之道所以慰安土之民使
不至流亡爲盜也必仁以行之信以成之然
後可以有濟也若夫蠲除租稅仁矣而以放
稅降官可謂信乎不信何以成其仁也不仁

不信是以恵不施於安土之良而反施於流
亡之盜是教安土而流亡為盜矣烏在其為
蠲除也哉揚時陳論政事而拳拳於此者良
有見也伏惟
聖明一念之發仁如甘澤一令之行信如四時則
天下幸甚
○國朝吳元年正月
太祖皇帝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
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
未遂譬之鰥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温燠
爲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宣城諸郡

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
宜與量免必使民力省臣備瓛對曰恤民王者
善政
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
大旱之得霖雨其喜當何如
大祖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粮空腹出戰歸得
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
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
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
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臣若水通曰古言王者以四海爲家然未知

言之有味也豈有一家之人饑寒不相恤者
哉然而仁惠之施也必自近者始若太平等
郡寔我
太祖皇帝開疆之首租賦之先矣親歷之地矜恤
之政蠲免之仁在所先務之急者也若此者
得非由我
太祖存如傷之心懷保之仁所發哉伏惟
聖明心
太祖之心脩
太祖之政則萬世無疆之業端在是矣
○洪武三年三月免租之詔凡三焉其一謂中原

之民久困兵殘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河
南秦隴夏秋二稅山東二年其餘一年其二謂
創業之初取辦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四郡免其
租一年其三謂建都金陵以鎮江太平宣城廣
德爲京師之翼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城再免一
年其廣德及滁州和州無爲州亦與免一年洪
武三年三月又詔免應天以至滁和等七郡徽
州池州廬州金華嚴州衢州處州廣信饒州九
郡及山東河南二布政司一年四年五月又有
免兩浙江西之詔五年十月有免應天等五府
之詔九年三月有免山東陝右之詔十一年八

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宜興等四縣之詔十二年
有旨全免北平之詔至十三年乃下詔曰荷上天
眷佑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今
民力未甦凡天下今年夏稅秋糧盡蠲免之
臣若水通曰此
御製文集之言也夫我
太祖登極之初干戈甫定凡百興作皆資於財然
而免租之詔無歲無之蓋
太祖不忍之心存於中故不忍之政發於外蓋有
不期而必至者矣悲人窮以疑天命此豈非
其大端也歟

○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凉國公藍玉奏凉州衛民千七百餘戶附籍歲久所種田畝宜徵其賦令輸甘肅

上曰凉州歸附雖久貧民至今未甦俟年豐食足然後徵之

臣若水通曰語云既來之則安之所謂安之者奠其居止寬其徭役蠲其賦斂以仁心行仁政而惠養之而已矣我

皇祖之得天下也以仁觀藍玉奏徵凉州衛民田稅

皇祖以其附籍雖久貧民未甦而必俟之豐年非

其仁人之政發於仁心者乎所以安其來者
至矣
聖子神孫所宜憲章焉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山東布政司言登萊諸郡
今歲雨水傷麥其累歲所逋稅乞令民以他物
代輸命戶部議所以寬貸之者戶部以國用不
足為言
仁宗曰君民一體民貧不可不恤宜從所言其永
樂二十年以前所逋稅悉蠲之二十一年稅令
以鈔代輸
臣若水通曰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山東水災發政施仁莫先於
此時也戶部以國用不足爲言蓋未知爲德
爲民之道矣旣而連稅之蠲輸鈔之令出自
淵衷此皆發於君民一體之仁也語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至於民有饒裕之休國無匱乏之慮
仁義何嘗不利哉實
聖子神孫萬世守成之程度也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尤甚田盡渰沒時
上益明察凡事臣下莫敢發端一日李賢因召對
從容爲言
上曰爲之柰何賢曰若非大施恩典安得蘇息

於是
詔令被災州縣申報巡撫巡按官災重者全免稍
重者免半又輕者免三分
臣若水通曰此我
英宗皇帝蠲租之詔也皆發於一念恤荒愛民之
仁可謂至矣夫漢文帝時或賜民田租之半
或盡除之唐宋諸君亦多行焉然有名而無
實者往往而是或先期而取盈或已徵而報
免或黃放而白催上有虛名民無實惠則亦
何益之有哉伏惟
皇明其垂察焉萬一或有遇此而使有司不以虛

應故事可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四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五

薄斂上

○易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臣若水通曰此損卦之彖辭也損之爲卦艮上兊下兊澤益深艮山益高爲損下益上之義故曰損損謂減殺也凡陽爲有餘陰爲不足損上而益於下則爲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爲損在人上者施澤以及下則益也取下以自厚則損也故損者取損下益上之義有孚者謂損之道誠信而順於理也當損而損則有孚而在下者亦誠心應上而無疑故元吉

夫民可損也不可過也不損則國無所資過則傷民矣斟酌其當損之宜順天理合人心而有孚焉上下俱足而斂不横大吉而無咎也如是則可貞貞者常也守之爲經常之典有弗易也如是則利往利者順也推之爲通利之道無弗順皆本於有孚也彼厚斂以征民則妄矣妄則有咎矣豈可以謂之元吉可以貞可以利有攸往哉

○書夏書禹貢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臣若水通曰此大禹水土初平薄斂之事賦謂取土地之所出於民者也貞正也君天下

者以薄賦爲正兖賦最薄故謂之正作治也
蔡沉傳曰作有十三載乃同者兖當河下流
之衝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廣
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
同於他州也 臣謂於此可見聖人以民爲貧
富不敢剥下以自奉之意君天下者當體
聖人恤民之仁遇災薄稅必以實惠寛之數
歳然後荒歉可濟也
○禹貢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臣若水通曰此乃大禹制財賦土賦之事也
厎致也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中邦中國也庶

土交正底慎財賦者謂禹以庶土之等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因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是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者又以九州穀土之等品節之以上中下三則以成中國之賦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是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夫衣食足然後禮義興制田里薄稅斂固聖人仁政之首務也人君有志於治者盍於此而用心乎

周書無逸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戒成王無逸之訓也遊如巡狩春省耕秋省斂之事田謂四時之田獵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者遊田國有常制若不以其時及過其度則謂之盤樂矣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夫十一者天下之中正也量入爲出僅足以充軍國賓祭之供爾若過於遊田則取民必過於中正乃可足用故文王不敢過於遊田

者正以不敢過取而廢邦得以中正貢於其
上也臣謂不敢之一言深足以發文王之心
事文王所以視民如傷小心翼翼者不敢之
心也不敢之心乃天理也後之人君欲得天
下民心者當謹征歛欲謹征歛者當戒盤遊
欲戒盤遊者當體文王不敢之心然後可也
○詩大雅公劉篇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
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臣若水通曰此召康公誡公劉所以定軍賦
與稅法而厚民之事以告成王也賦也篤厚

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溥廣也景考日景以
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
寒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徹通也
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山西曰夕
陽允信也荒太也詩言公劉之厚民也芟夷
墾闢土地既廣而且長矣乃景日影焉以正
方向乃岡焉以望形勢乃相視焉以審其向
背寒煖之宜乃觀焉以察其水泉灌溉之利
曰景曰岡曰相曰觀蓋辨乎土宜而授民以
田也然有田必有軍則以三單之法定其軍

賦有田必有稅則以什一之法定其稅糧復
以疆理之田不足以給乎所徙之民也又度
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匯人之居日益大矣夫
人君之治天下固貴於授田以養民尤貴於
薄歛以取民公劉授民以田而徹田為糧則
取于民者薄矣周之徹法實自此而始也厥
後周公不過因其舊而脩之爾魯自宣公
稅畝而徹法不行無怪乎民日貧而國用以
之不足也夫君民一體也民富則君不至獨
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然則欲足乎國用者
可不先足乎民而薄其稅歛乎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臣若水通曰此何以書初稅畝也譏宣公始廢徹而用稅也魯當國水旱相仍國用空乏於是廢井徹之法而爲稅畝之制焉夫初者創事之名變法之始也稅畝者逐畝稅之也夫什一天下之中正故發制公田爲助周因其法爲徹百世不可易者也宣公以其公田之入爲薄遂變爲私田之稅先王之舊章成憲蕩然不復存矣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未必非宣公啓之也故書初稅畝以貶之是故有國家者必守成法而不變

惟務本之爲貴

○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

臣若水通曰此用田賦何以書不宜用也譏厚斂也魯哀外慕強吳內竭國用至是二猶不足乃用田賦軍旅之征焉田賦者以丘賦一乘爲未足故以田賦之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故田以足食而賦以足兵也周室之制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爲急至於夫里有布漆林有稅所以抑末業而歸之農也非欲兼利之也哀公不復先王之法又背時王之制夫里漆

林之外既承丘賦之弊又以田而加賦焉是
重困農民而削其邦本矣何以爲國邪
○禮記檀弓曰孔子過太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
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
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
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
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臣若水通曰此記暴歛害民之政也式謂憑
軾以起敬也重謂所憂者非一也苛謂暴虐
之政如横征暴歛之類也識猶記也天下之
至惡而傷人者莫如虎死於虎者三而不去

則所去之邑暴虐可知矣民寧居於猛虎之
區而不適苛政之地是則虎之猛不如政之
苛而人畏苛政有甚於虎也何也虎之害人
有時而可避而政之剥削無地而可逃也故
曰苛政猛於虎然則仁恩及民者謂之騶虞
苛政迫人者謂之猛虎人君其可不薄斂以
聚民乎伏惟
聖明在上不欲厚斂吾民天下信之矣凡所以布
列四方而牧養斯民者其有爲虎者耶臣不
得而盡知之也然或有重傷於虎而哀號於
郊野者

九重之上安得而盡聞之乎嗚呼出賦之民吾
君之赤子也苛政之吏吾
君之猛虎也誠愛赤子其毋養虎以傷之也哉
○坊記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臣若水通曰傳云天地之財有數不在官則
在民故利盡於上則竭於下而民無遺利矣
故取民之稅不過十一用民之力歲止三日
所以遺利於民而不敢盡也爲民上者可不
隱之於心乎
○周禮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
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

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
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臣若水通曰九賦者何也口率出泉其處有
九也斂財賄者其無泉則取財賄以當算也
邦中者賦國中之民也四郊者賦遠郊百里
内之民也邦甸者賦百里之外二百里之民
也家削者賦大夫采地之外公邑之民也邦
縣者賦四百里公邑之民也邦都者賦五百
里公邑之民也關市者賦商賈也山澤者賦
取物於山澤之民也弊餘者賦取物於織弊
之民也關市也山澤也弊餘也不出上六者

而特言以末作當增賦也夫聖人之治天下
不能無取於民而因地異制以爲厚薄惟懋
横暴之及焉所以厚其民者至矣至於關市
山澤弊餘必增賦者所以抑其逐末而使之
知務本也仁之至義之盡矣
○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
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
之政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大司徒之職也均者平
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者騂剛赤緹之類
也民職者九職也地貢者貢地所生物也財

賦者九賦也均之辨之作之令之夫然後斂之天下之政無弊均賦斂以正而不至於橫暴矣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小司徒之職也井牧者春秋傳謂井衍沃牧隰皐故二牧而當一井也九夫爲井地方一里積而至於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地方三十二里也地事者農牧虞衡也貢者九穀山澤

之材也賦者出車徒給徭役也先王之取於
民如是可謂薄矣
○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
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臣若水通曰哀公魯君名將有若者孔子弟
子也饑謂歲荒不熟也用謂軍國賓祭之需
也盍何不也徹通也徹周制也中為公田外
八家皆私通力合作計畝均收也此魯公因
歲荒欲用田賦以取民而有若對之以何不
行徹法蓋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哀公疑十取

其二猶不足何況徹取其十一乎有若又告以君民貧富通共之義也夫君民同心一體而痛癢休戚相通者也故心一則體一體一則其愛之必均聚散之必同而忍於公私貧富之不一者以其心之不一故不仁不恕也哀公之心取民無厭而不恤年饑則百姓之不足已先為饑莩久矣可謂之仁恕乎

○中庸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臣若水通曰中庸言九經之事此其一也使者力役之征也斂者粟米之征也皆有國者所不能免者使之以時而不盡其力斂之者

薄而不竭其利焉百姓豈有不勸乎時使則
不及之工息薄歛則無藝之征止則民財可
裕而民用以充如是則百姓享其飽食煖衣
之樂遂其樂生興事之業相勸以爲尊君親
上之義而百姓之勸有不期然矣雖然薄歛
當自節用始節用當自恭儉始故九經以脩
身爲先治天下者可以知本矣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
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
而願爲之氓矣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言人君行先王之政則

民心歸之也助而不稅者但出力以耕公田
而不復稅其私田也廛者市地也謂賦其市
宅之稅夫里之布者宅不種桑麻者罰之出
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
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戰國時一
併取之廛無夫里之布者謂若賦其市宅之
廛則不征其夫里之布也夫民之與君其好
惡一也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則民心有感之
而不動者乎故耕而不稅廛而無夫布則歛
薄而民心悅皆願耕於野而爲之氓矣爲民
上者奈何厚歛以棄其民哉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論三代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外八家皆私田但藉其力以助耕公田不復稅其私田周因商之制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故謂之徹三代之法其名與制雖不同而什分而取

其一則同也以其通作故謂之徹以其助耕
故謂之藉也夫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三代行
之而用以充後世倍之而財不足然則其足
與不足不係於取民之厚薄矣治天下者盍
思其故哉
○左傳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
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
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
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
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

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臣若水通曰田賦者謂以丘賦爲不足而欲以田賦之也三發凡三發問也卒終也爲國老謂孔子爲魯國之元老也度於禮者度其合於禮而後行也施取於厚者謂其施恩惠寧取過於厚者也事舉其中者謂其舉政事必得其中也斂從其薄者謂其取賦斂寧過於薄者也貪冒貪財盡利也夫季孫欲田賦而使冉有訪諸仲尼者其心必有所不安矣季孫使問三發而仲尼不對者則其意固有

在既而私告冉有者即所以告季孫而以諷之也惜乎弗聽而明年田賦行矣田賦行而周公井田什一中正之法蕩然矣此古今治亂之大機有志願治之君當不能不爲之一慨嘆也已

○國語周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

臣若水通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載成也百物受天地之氣以生成天地成百物乃公共之利也民皆將取用之何可專其利夫利

者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民之所用可以同不可以獨可以散不可以聚否則神人百物不協其極彼榮夷公貪利不厭不足以語此也為民上者可不知所以公天地之利乎

○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臣若水通曰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也爲治也繭絲賦稅保鄣蔽扞也小城曰保損其戶數則民優而稅少襄子簡子之子無

卹也夫君民一體痛癢相關故書曰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彼殖貨以亡身可謂智乎故
尹鐸之爲晉陽必先損其戶數薄斂以得民
歡後沉竈產蛙民無叛意非其明效大驗邪
君民者宜有感於斯云

○里克曰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
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

臣若水通曰里克晉大夫里季也有義然後
利立故曰利之足也無足故不立易曰私
義之和也是故義順則利矣義所以主乎
者也是謂自然之利故義立則利均義

利熄是故君子正其義不謀其利里克之
於丕鄭之謀非所謂以義爲利者耶
○楚語伍舉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
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令名也唯其施令德
於遠近而大小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弘欲
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
　臣若水通曰蒿耗也遠心畔離也夫財者民
之命也利者人之心也君天下者唯務施德
以立民之命而得其心也若聚利以自封私
欲弘侈則民命索然而人心去矣騷離距
違不亦宜乎有天下者當鑑伍舉之言戒

章華之侈以收萬民之心可也

○闞且曰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而已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

臣若水通曰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求養者衆妨財力也賓享贈也家大夫也郵過也封封國也夫天之生是君將以爲民也故明君賢臣與天下共其利不敢專利以妨下故捐租郤貢接葵罷織後世稱譽之而不衰今千常談利如餓豺狼是以闞之

知其必敗也爲君相者可不鑒諸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智伯求蔡皐狼之地於趙
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
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完
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
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廩實襄子曰浚民之
膏血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
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
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
竈產鼃民無叛意
臣若水通曰重役厚斂怨之府也孟子曰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民怨則不和
雖有天時地利何足恃乎是故爲國之本在
人和人和之宫 在省賦尹鐸能寬賦以和晉
陽之人心而襄子因之以保垂亡之國是得
其人和之效也然則後之人君可不輕徭薄
斂以和天下之人心固國家之大本乎

○漢武帝元鼎六年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乃言
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價貴或強
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
悅卜式

臣若水通曰縣官作鹽鐵者言朝廷與鹽

鐵之利故郡國多不便之也強民買之而船
有筭商少物貴者言武帝稅及舟車故商人
少商少故物貴而又強買故器濫惡以相欺
也胡寅曰武帝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
端中上意官既尊矣乃始正言以邀名然臣
謂知其不利能反之以正言不顧忤君之意
其賢於執迷誤國殃民而不悛者遠矣臣故
表而書之以警專利之臣焉

○光武建武六年十二月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
鮮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
郡國收見年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漢之賦斂之法則名堯舜而實桀紂矣夫十一之稅中正之法也漢以三十稅一爲常制而以十一之稅爲權其取於民也若甚輕矣而民困愈甚者豈非額外之征猶數倍於此者邪然則人君固以薄斂爲貴猶以横斂爲戒

○晉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燕記室參軍封裕上書諫以爲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過稅其十六自有牛者中分之猶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來

海內蕩析武宣王綏之以德華夷之民萬里輻
湊襁負而歸之者若赤子之歸父母是以戶口
十倍於舊無田者什有三四及殿下繼統南摧
強趙東兼高句麗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增民
十萬戶是宜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
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寬則得衆魏晉之際稅
及官牛而海內蕩析永嘉之後綏之以德而
華夷歸往可以見寬苛之驗矣慕容皝雖夷
之賢明者猶復踵重稅之失向非封裕示以
魏晉之弊敎以先世之盛則遼陽之民其塗

炭矣乎

○宋明帝泰始五年二月己卯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爲三等輸稅之法等爲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

臣若水通曰魏主於兵戈擾攘之時而爲均輸罷調之政其賢矣乎夫兵戈擾攘民猶倒懸矣又急之以賦役是猶於倒懸之下而又燎之以烈火也然則均輸罷調之舉猶爲能

寬一分之惠矣乎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十二月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摠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惟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騷擾駑困守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

臣若水通曰蠲賦之詔世之人君往往有之而實惠不及於民者沮之於牧守迫之於命使耳無恠乎恤詔曰下而民日窮促以流徙而爲盜也故有志之君欲下詔薄賦以恤民者必自恭儉清靜始焉

○隋文帝仁壽三年龍門王通嘗稱重歛之國其財必削

臣若水通曰大學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不易之理也故其用之也舒則其取之也廉其歛之也重則其散之也輕欲其財用之不削不可得也王通儒而達於治體者也其

言蓋本於孔門之意乎使隋能用之則治道
其有興矣惜乎託於空言也後世人君采其
言而用之其於國家則亦有利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五 終

[illegible]光[illegible]